

鲁西南战役：

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云华

1947年6月30日至7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山东西南部张秋镇至临濮集150公里地段上，一举突破敌黄河防线，在郛城、郛城、定陶、巨野等地区进行大规模歼灭战，史称鲁西南战役。此役历时28天，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敌9个半旅、4个整编师师部，合计5.6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黄河战略，迫使敌人从陕北、山东等地调动7个整编师17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战略部署，有力配合了陕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并为我军挺进大别山开辟通道，造成我军内线反攻与外线继续进攻的极为有利条件，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运筹帷幄，突破黄河天险

1947年5月，国民党军主力继续向山东、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对我解放区造成较大压力。为扭转这一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实施战略出击，把战火引向国统区。5月4日，中央指示刘邓大军休整后挺进中原，实施外线作战。根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强豫北攻势，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此时，在鲁西南地区，黄河回归故道后，国民党军仅以郑州绥靖公署第4绥靖区刘汝明集团的2个整编师，防守东阿至开封250余公里的黄河河防，并置重点于郛城、菏泽地区，另以1个整编师位于嘉祥、济宁地区机动应援，防守兵力薄弱。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将渡河地点选定在鲁西南东阿至濮县之间。

6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26日又发出补充命令，决心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第2、第3、第6纵队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

为迷惑敌人，我军采取声东击西、隐蔽渡河、突然出击的战法。战役发起前，晋冀鲁豫军区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武装，发动豫北攻势，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对当面之敌进行出击，积极迷惑和牵制敌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则从豫北隐蔽快速地开赴渡河地点，秘密展开渡河准备。我军决心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先行秘密渡河，结合郛城地区的地方武装，于戴庙、蔡家庄地区接应第1纵队渡河；以原在黄河以南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2旅结合郛城地区的地方武装，于旧城集、临濮集地区接应第6纵队渡河。第1纵队于魏山、张家堂、林家楼诸渡口强渡，而后向郛城以东以南疾进，与独立第1旅由郛城东南西三面向北兜歼敌人。第2纵队于孙口、林家楼强渡黄河，以1个旅围歼皇姑庵守敌，主力直插郛城以西地区，向东北协同第1纵队完成对敌合围，切断敌军向西南逃窜的退路。第6纵队在李家桥、于庄、大张村诸渡口强渡，对郛城及其以北地区之敌形成包围态势，分割歼灭该区守敌，严防残敌向西南方向溃逃。第3纵队为总预



山东省菏泽市郛城县鲁西南战役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内的鲁西南战役群雕。

各队，视情况紧跟第6纵队或第2纵队渡河扩张战果。鲁西南地区地方武装、民兵，直接配合主力作战。

6月30日夜，由第1、第2、第6纵队组成的第一梯队，选定了敌人防御的侧翼和接合部，从孙口、林家楼、于庄等8个渡口发起强渡。敌人虽利用黄河水流湍急、河床宽阔等自然条件，依靠空军昼夜轰炸进行防御，但我渡河部队在炮火掩护和南岸2个独立旅接应下，以突然勇猛的动作，一举突破敌人黄河防线，当夜就渡过6个旅的兵力。至此，敌人所谓可以代替“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被突破。

攻点引援，分割围歼守敌

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黄河天险，使鲁西南地区之敌直接暴露在我军强大攻势之下。国民党统帅部为堵住这一缺口，拱卫战略要地徐州、郑州，一面令刘汝明集团的整编第55师主力死守郛城，整编第68师主力及整编第55师第181旅守菏泽，并从砀山调第153旅扼守定陶，以地方团队守曹县等城，于郛城、定陶地区采取守势牵制刘邓野战军主力；一面从豫皖苏区抽调整编第58师，从豫北抽调整编第32、第66师，由陇海线黄口至砀山段北上至金乡以北地区，与嘉祥地区的整编第70师合成兵团，由国民党军将领王敬久统一指挥，侧击我军。

刘邓依据上述情况，决心采用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乘敌援军主力尚未到达之际，率先歼郛城、定陶、曹县诸敌，而后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来援的王敬久兵团主

力。具体部署是：以第1纵队4个旅攻歼郛城之敌；以第6纵队和第2纵队各1个旅攻歼定陶之敌；以第2纵队主力攻歼曹县之敌；第3纵队进至定陶东南之冉固集、汶上集地区待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2旅进至郛城、巨野之间地区待机。

7月3日至6日，各部队按上述部署展开行动，第1纵队肃清郛城外围之敌，7日发起总攻，8日拂晓全歼敌整编第55师师部及2个旅；第2纵队于6日收复曹县；第6纵队于9日肃清定陶外围之敌，10日发起总攻，全歼敌第153旅。

围三阙一，设伏聚歼援敌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郛城、定陶、曹县地区作战的胜利，让前来增援的王敬久兵团下辖3个整编师，在巨野至金乡一线摆成了首尾难顾的孤立长蛇阵。

7月10日，刘邓根据中央军委“我军愈多在内线歼敌，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的指示，决心乘敌王敬久兵团主力在运动中和队势分散之际，对该敌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具体部署为：以第1纵队进至巨野东南地区，切断敌整编第70师、第32师、第66师之间的联系；第6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敌整编第32师和整编第66师的联系，主力协同第1纵队，由西向东围歼敌整编第32师；第2纵队由曹县地区向东，歼灭谢家集敌整编第66师的1个团；第3纵队从汶上集地区插至羊山集以东地区，割歼敌整编第66师的主力；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2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阻击金乡之敌北援。

7月13日拂晓，各纵队迅速到达指

定位置，将敌3个师切割成互不相连的3块。敌人发觉被我军割裂后，军心大乱，处置紊乱，先是下令整编第70师向南、整编第66师向北，向整编第32师靠拢，试图抱团避免被逐个歼灭；接着改令整编第32师到六营集接应整编第70师南下，解羊山集之围，一同突围。整编第32师在北上途中，经我军沿途追击和截击，其第139旅于14日晨被全歼。敌剩余主力勉强抵达六营集与整编第70师会合，随即陷入我军的合围。这股敌军挤在狭小村落内，建制混乱、粮弹匮乏，只能向济宁方向寻找突围出路。此时，我第2纵队于13日中午全歼谢家集之敌后，随即进至六营集以东的纸房街地区，准备歼灭可能突围之敌；第6纵队也于14日中午进至薛扶集地区，对敌构成严密包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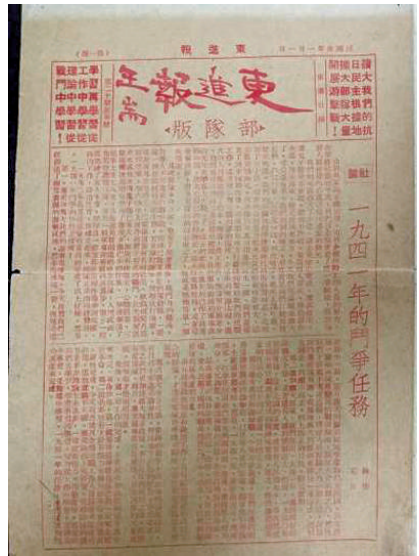
结合战场态势，刘邓判断：若我军对六营集之敌围困过紧，敌2个师部率两个半旅猬集该村，可能作困兽之斗。因此当即调整部署，将四面围攻为“围三阙一”，以第6纵队从西面强攻，迫使敌人向东突围，同时以第1纵队在六营集以东开阔地布成袋形阵地，准备在敌军突围途中将其歼灭。14日20时，敌遭我猛烈突击后，果然向东突围，最终被我军全歼于预设的伏击阵地之中。

围城打援，乘势攻坚破敌

六营集战斗后，王敬久兵团在万福河以北地区的部队大部被歼，仅有的整编第66师1个半旅，已被我军包围在羊山集。王敬久率整编第58师、第66师的第199旅也被困守金乡。同时，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已进至津浦路以西向敌发起攻势。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7月19日飞抵开封亲自部署，从西安、潼关抽调整编第10师、骑兵第1旅，从洛阳调青年军第206师，从豫北调整编第40师，从汉口调整编第52师第82旅，又从山东战场抽调整编第7师、第48师、第85师和第5军驰援鲁西南。

20日，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王敬久率率整编第58师及第199旅，在飞机、坦克的火力的掩护下，从金乡向北推进，试图解羊山集之围。针对这一敌情，刘邓先以一部兵力阻击并予敌重大杀伤后，主动在正面放缺口诱敌渡过万福河。7月22日，我军在大雨泥泞中奋勇出击，经2小时激战全歼敌第199旅。趁敌援军主力尚未抵达，刘邓决心于27日夜集区榴弹炮营和第1纵队炮兵团，对羊山集守敌发起总攻。各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于28日全歼敌整编第66师，俘敌中将师长以下9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鲁西南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史说新语



部队版《东进报》。

资料照片

1939年冬，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撤出苏南东路地区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将留在东路的少量武装，交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与地方配合坚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为加强领导，新四军一批干部奉命返回东路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西撤时留在常熟地区养伤的刘飞、夏光等人取得联系，分析东路形势，制订重建人民抗日武装的计划。11月6日，以隐蔽在阳澄湖畔的30余名伤病员为基础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此后，新“江抗”相继进行了沈浜、陆家桥、华村等战斗，在日伪军据点间穿插袭击，令敌人寝食难安。

1940年4月，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

芦苇荡里的红色檄文

——抗战烽火中的《东进报》

■张育豪 杨润鑫

令员谭震林奉命到苏南东路，负责统一指挥。下旬，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组建，谭震林任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5月，为了在这片河网密布的敌占腹地宣传抗战形势，增强军民必胜信心，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机关报《东进报》正式创刊。

《东进报》创刊时为油印小报，7日刊，每期仅印800余份。身处日伪顽三面夹击的水乡游击区，报社频繁转移避敌“扫荡”，始终无固定驻地，常年以“水上办报”模式运转：白天，编辑人员分散在沿岸民房编辑稿、刻版、排字；印刷设备则装载船上，隐入芦苇荡深处。入夜后，印报船驶进僻静河浜，在摇晃的船舱内完成印刷。这套特殊运作方式被根据地军民亲切称为“水上印刷厂”。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在各方力量支持下，报社人员克服困难，使《东进报》成功从油印升级为铅印，刊期缩短至3日刊，发行量大幅增加至5000余份，并分出部队版和地方版。

部队版《东进报》紧扣苏南东路抗战

副其实的大江以南的抗战主力，成为革命力量铁的前卫”。在这一新的战略目标指引下，第18旅投入巩固扩大东路抗日根据地、反日伪“清乡”的艰苦斗争，之后北渡长江转战苏中，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屡立功勋，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常胜之师。

1941年5月，受江南社印刷厂遭敌袭击破坏的影响，《东进报》正式停刊。之后，该报改版更名为《前哨报》，成为苏中一分区机关报，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一直出版到1950年6月，总计发行515期。

这份诞生于苏南水乡抗日烽火中的报纸，在日伪顽夹击的艰苦环境下扎根群众、服务抗战，将党的抗战主张和前线捷报源源不断送到军民手中，为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发挥重要作用，其在敌后游击环境中摸索出的办报经验，在我党我军战时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烽火中的红色报刊



链接历史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门外形特殊的82毫米迫击炮。它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八路军第129师炮兵主任赵章成主持改装的，全长1230毫米。为了让迫击炮实现平射作战功能，该炮拆除迫击炮原有的前支架，仅保留炮管和底盘，发射方式调整为炮口装填、炮尾拉火击发。这一改装使该炮既保留原本의曲射功能，又新增了平射功能，做到了曲平两用。这项创新实践，生动展现了人民军队在武器运用上的灵活应变，彰显出“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的顽强斗志与军事创造力，是我军在装备劣势下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战术智慧的鲜活注脚。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同时以主力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1940年11月至1942年12月间，日军在华北地区修筑大量碉堡。这些碉堡大多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厚度达0.5至1.5米，配套设置射击孔、瞭望塔与交叉火力点，形成无死角的全方位火力覆盖，是日军实施“以点控面、长期占领”战略的核心依托。

对缺乏重武器的我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而言，拔除据点主要依赖八路军正规部队。可即便是主力部队，同样存在重火力匮乏的困境，通常只能在轻武器的掩护下，依靠炸药包爆破、挖掘地道抵近炸毁这类传统方式发起进攻。这些攻坚手段不仅效率极低，还常常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

为打破日军碉堡封锁，八路军一直在摸索新的破敌办法，有人便大胆提出用迫击炮打击碉堡的思路。迫击炮作为曲射滑膛武器，弹道弯曲，弹着散布大，本非攻坚理想装备，却是当时我军装备量最大、最适配游击战术的火炮，将其改造为平射攻坚武器，成为亟待突破的作战课题。

1942年6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师炮兵主任赵章成尽快摸索出可行方案，用小炮替代大炮，以迫击炮代替平射炮打击日军碉堡，彻底打破敌人依靠碉堡战术对我根据地实施的封锁。赵章成是我军威名远扬的“神炮手”，当年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正是他亲自操作迫击炮，接连几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一举瓦解了对岸敌人的火力抵抗，成功掩护渡河勇士们冲上滩头阵地。

面对迫击炮平射这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赵章成深知任务艰巨，当即从全师抽调10名炮兵骨干，在武乡县王家格道村组建平射迫击炮研究班，不分昼夜地投入到迫击炮改装试验中。

迫击炮原本无法实现平射的核心原因在于，它的炮弹必须从炮筒前端装入，一旦把炮身放平，炮弹就会顺着滑膛直接滑落，根本无法依靠自身重量下滑到膛底、触发底部的雷管完成击发。于是，有人提议卸下炮尾从后膛装弹直接击发。这样一来，炮弹虽能打出，但大半火药气体从炮尾泄露，飞不远就落地，方案直接失败。后来，有人发现擦炮用的洗把杆自带空心圆孔，借助外力推送炮弹下滑，撞击底部的雷管完成击发。大家立刻动手试验，把炮身架成15度仰角，将洗把杆的圆孔套在假引信头上用力推送炮弹滑向膛底底部，第一次试验居然就成功了。可洗把杆会跟着炮弹一起飞出，战场上每打出一发就要冒死去弹着点捡回来，完全没法在实战中运用。赵章成随即提出用随处可见的高梁秆做一次性推弹杆，反复试验后确认粗端顶端推送的击发效果和洗把杆完全一致。紧接着，大家在不同直射距离上反复测试射角与装药量，拿到完整可靠的射击诸元后立刻投入实战。

首次实战中，研究班配属第3分区部队攻打一处伪军驻守的碉堡。战士们用高梁秆推弹加解发引信，百米距离5发命中。伪军见我军有直射重火力直接缴械投降。之后的一场战斗

里，战士们对一座日军据守的碉堡发起进攻，这次攻关组改用延期引信配合高梁秆推弹法实施射击，仅发射3发炮弹就直接将碉堡结构彻底坍塌，据守在工事内的一个班日军全部被掩埋废墟之中。实战验证这套办法虽初速不及正规平射炮，但直射距离内加大装药量配延期引信，完全能满足碉堡攻坚需求，大幅减少爆破队伤亡，很快就在部队小范围推广开来。

即便这套高梁秆推弹法已经在实战中见效，赵章成始终认为这套方案仍有安全隐患，不够稳妥。1942年10月，他奉命到南庄村筹建迫击炮特种射击短训队，从太行、太岳、冀中、冀南等多个军区抽调大批迫击炮干部，在原有研究班的基础上扩编为4个班。开训后，短训队从作战部队调来一门缴获自日军的掷弹筒，尝试以此开展拉火击发平射试验。

日造掷弹筒是用拉火击发的，也是一种伴随步兵战斗的曲射武器。短训队利用它进行打平射试验，首次试验就取得满意的效果。全队随即敲定方向，正式启动拉火式迫击炮改装攻关。

赵章成带着团队携带着迫击炮和缴获的掷弹筒赶赴黄崖洞兵工厂，参照掷弹筒击发机的成熟原理，在原有迫击炮的炮尾部额外加装了一节400毫米长的尾管，在身管尾部的对应位置安装了专用拉火机，同时调整炮架让底盘倾斜着地，最终让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稳定保持在5度以内。团队就地开展拉火式平射实弹测试，同样顺利拿到了符合预期的试验结果。后续赵章成又组织短训队全体学员开展平射专项教练射击，进一步校验不同炮目距离下打击垂直碉堡目标的完整有效射击诸元。

历经几个月的反复调试与艰苦攻关，赵章成带领研究小组最终完成用传统曲射迫击炮实现稳定平射的技术突破。这款改装完成的曲平两用迫击炮在后续实战中接连创造出出色战绩，接连摧毁日军苦心修筑的碉堡炮楼，成为八路军敌后攻坚破点的核心“铁拳头”。经过多场实战验证，这套迫击炮平射改装技术门槛低、适配性强，能快速在部队落地推广，很快就在全军范围内完成普及。赵章成也因为这项突出贡献受到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通令嘉奖。



赵章成主持改装的曲射、平射两用迫击炮。

资料照片